

晚风·龙光塔

## 秋日里最真实的爱

| 陈怡伶 文 |

喜欢秋天，因为远远近近的秋天，总是透着家乡的味道，纯净、温馨。无论是杜甫的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或是岑参的“渭水东流去，何时到雍州”，还是现代诗人余光中幽深繁茂的两头“乡愁”。故乡，总是游子们心中最挂念也最亲切的那方净土。

家乡，这个令游子魂牵梦萦的地方，总是在天高云淡的季节叫人频生惦念，思之切切。如倦鸟归巢，勿论远近，不怕匆匆，只希望能看一眼太湖边那个离心最近的地方，聊慰乡思。

赶着深秋里最清爽的日子，车子一路疾行，尚未靠近老家的横塘河，天然航标——高耸道劲的银杏树就早早地现出身影，像在等候迟归的故人，巍巍屹立，姿态祥和。

古树虬枝如龙，历史久远。相传公元195年，为了庆贺十五岁的孙权新任阳羨长，孙母（吴国太）亲手种植了这株银杏。斗转星移，岁月更迭，银杏树历经一千八百多年仍旧生机盎然。圈圈层层的碗状树乳，如倒挂钟乳般令人惊叹。季节变换时，枝顶更有云雾环绕，被称为“白蛇吐雾”，堪称一奇。古树历尽坎坷，饱受风霜，镇里最年长的老人说，是树顶仙家庇佑，才使得银杏兵火不惧、

枝繁叶茂。沿着河边往前，金黄扇叶遍地，让人仿佛回到了千年前的锦绣江南，万里吴国。

正午的阳光清和柔细，像是孩童的小手，轻柔地抚摩着脸庞。驻足镇东头的古桥，看着静静流淌的河水一路蜿蜒，心底充溢了满足、平和。历代名人赋诗作曲的拱桥，散发出绵延不绝的古韵芳华。行走的乡邻有时会停下来，热切地说一句：哎，广场去瑟，放鸽子咧。

十月的尾巴上，有幽沉雅致的桥河银杏老街，也有世人瞩目的全国风筝精英赛。来自世界各地的风筝爱好者欢聚家乡，鹤笛高飞，古桥流韵，传统与现代结合，璀璨流光。

午后秋意渐浓，风乍起，袭人衣袖，一路凉肃。沿着通往彭竿村的小路，携友拜寻英雄冢。到得村中心松柏围绕之处，岳飞的衣冠冢和缙忠侯岳霖的墓就映入眼帘。“金钩钓月”（岳飞衣冠冢及岳霖墓所在宝地），英雄如归，飒飒秋风是外袍，金桂十里是甲冑。天高风劲，耳边似传来威风凛凛的岳家军搏杀金兵的刀剑之声，让人不由自主正襟端冠，肃然起敬。

时光倒流回公元1130年，岳家军秣马阳羨。良山秀水，贤妻

（宜兴女子李娃）相佐，岳飞在阳羡人民的助力下杀敌无数，战功赫赫。作为岳飞的第二故乡，家乡周铁，已经将英勇的岳飞精神与铁肩担道义的镇魂融为一体，数百年来，家乡的岳氏后人扶危济困，修桥铺路，如英烈先祖般诠释了何为当代的忠义至孝。

朝霞彩云追，晚霞逐沧海。辞别岳王墓后，众人心情肃穆，悲壮充斥心间，惜英雄，叹英雄，英雄冢前拜英雄。

回到镇中心已是傍晚时分，这个时辰的家乡又是不一样的颜色。不似层层厚重的古树，不似豪气干云的岳墓，小镇北街的尽头，正是清新的竺西书院，沐浴着晚霞，抚慰着游子的灵魂。

书院内风格质朴，雅静脱俗；弄堂悠长，门楣似扇，如同历史优雅的触角，施施然带人回到那个朝代的另一面——人才辈出、英豪代传。院外芭蕉绿盛，樱桃红茂，厅内书声琅琅，传诵不绝，那一刻，心中安宁惬意，似闻得怀乡念乡的词人讲课：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

花叶离离，远近恒思；庙坊仍在，故土不改。记住家乡的一草一木，探寻美好的一人一物，也许才是秋日里最真实的爱，最深切的惦念。

情趣·健康桥

## 桂花开

| 张云丹 文 |

想来我是很喜欢桂花的香气的。生于九月，丹桂飘香的季节，也是颇有缘分。

别地我不曾久居，只是江南地区的学校，或多或少，总有几个角落植着那么几株桂子树。桂子树挺拔而茂盛，常年葱绿，树干敦实，幼时的我除了在它的花期能通过它“一压群芳”的香气辨识出它，平常日子里，我总爱戏称它为“大花菜”。我念的小学门口，就有那么两棵桂子树。起初，我并不识桂子，只是有一日放学后在校门口百无聊赖地等妈妈来接我，一阵微风拂过，裹挟着一种浓郁而好闻的香气，有冰淇淋一般的甜甜腻腻，又似白月光般的清朗透彻，复杂却悦人，我努力嗅着空气里残留的每一丝“好闻”。甚至妈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都没有察觉到。“妈妈，这是什么味道啊？”我透露着一股上课时都未曾有过的求知欲。“是桂子开了呢。”我家“倪女士”像个老师般自豪地回答着我这个求知欲满满的学生的问題，又宠溺地看着我——我还在拼命地嗅着桂子的香气。

之后的很多年，每到桂子盛开的季节，我总能收到一些关于桂花的惊喜。卧室床边，透明的“光明”鲜奶玻璃瓶里插着几支剪下来的桂枝，小小的花苞，淡淡的黄色，配上几片疏密得当的绿叶，竟然有了几分别样的美感，我不用想也知道这出自我家“倪女士”的蕙质兰心。虽然平时有些大大咧咧，也大多被我继承了过来，但内心深处究竟还是江南的女子，有这些精致的生活小情趣。“倪女士”有兴致的时候，也会给我藏一些小惊喜。读书时候的书皮，都是她亲手给我包的，花色也多是素雅别致的款式。有桂子的季节，“倪女士”总是在书皮的里面放上一些亲手摘下的桂花花苞。有时过了桂子花期，而我翻书的时候，却依然有幽幽的香气袅袅，惹得周围的同学好奇又羡慕。“倪女士”厨艺也十分了得，桂花酒酿元宵，桂花糖芋头，桂香豆沙馅的团子，一双巧手能把桂花的香气保留一整年。

今年参加工作了。前些日子上班的时候，突然闻得一阵喜人的香气，寻味而望，派出所门口花坛内的几棵桂子树，密密麻麻开满了金黄色的花苞，顺手拍下一组图片微信发给“倪女士”。收到“倪女士”的回复说，想吃桂花蜜汁藕了。我只能无奈地笑了笑，年纪越大反倒越像个孩子了。昨日下班回家，去熟识的一个伯伯家的桂子树上采了一兜子桂花，处理腌制，封好了一瓶桂花蜜，藏在冰箱的角落，只等时间慢慢地走，急不得快不得。

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桂花的香气，可能与我的记忆有关，可能与“倪女士”有关，也有可能是单纯朴素的热爱。又闻桂花开，我爱花也爱那个像花一样的人，与生俱来，细水长流。

世家·鹿顶山

## 迎客鸡·送客鸭

| 吴翼民 文 |

东北人好客，有道是：“上车饺子下车面”，说的是人来客往都招待得挺丰盛。另外的寓意是，吃了饺子上车出门，平安回家，饺子形如一个“回”字嘛（四面包裹，中间有馅）；下车回家吃面条，应该好好睡觉休息，“面”字音谐“眠”嘛。那可能是早先的情景，现时饺子和面条都是最寻常的食品，待客显见寒碜啦。便如过往岁月，江南百姓家里能够裹一次馄饨吃，对孩子们而言，有久旱盼得甘霖般的欣喜，现在家里吃顿馄饨，则是最简单节俭无奈的举措呢。

最近，我去过几次浙江长兴的农家乐休闲度假，无意间发现那里农家乐备炊饮食的一个规律：“迎客鸡，送客鸭”，亦即客人初到，主菜必定是一只老母鸡煲，黄油油香气四溢；客人离别，餐桌上领衔的必定是老鸭煲，白嫩嫩诱人食欲。就是这样的格局和阵容，满满当当的一桌，十菜一汤，荤素间隔有序，山间竹笋、田野时蔬、太湖鱼虾应有尽有，而且顿顿都不同，餐餐翻花头，令人视之赏心悦目、食之娱口乐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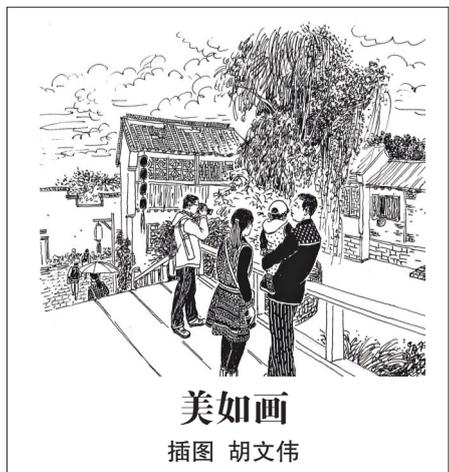
鸡和鸭成为农家乐的主菜，也许并不稀奇，城里人寻常时光想吃就吃，菜场有得购买，家里可以烹调，到饭店酒家随意点一款

也算不得奢侈，但到得乡间农家乐能够品尝着鸡鸭之类就是很不一般的感受啦，因为这里的鸡鸭都放养欢跃于树丛竹林、山涧溪头，是随时随处遇上看得见的。甫抵达农家乐宾馆（注意，我用“宾馆”二字绝非任意拔高，哗众取宠，这里的农家乐已经更新换代、脱胎换骨好几代啦，皆为体量不小的宾馆式建筑，错落有致点缀于绿水青山间，翠竹为屏、清涧缭绕，别致清爽，与城里星级饭店的腔调毫无二致而多了野趣），我们就迫不及待投向弯弯山道，这时扑入眼帘的除了满目欲滴的苍翠，便是树竹丛中的鸡和山涧小溪里的鸭了。

鸡和鸭皆惹人注目，一只只母鸡扎实滚圆的身子，鲜亮紧实的羽毛、劲细的脚梗、彤红的脸蛋，或昂首挺胸大大咧咧踱步，或带着雏鸡觅食，或刚下完蛋，骄傲地鸣叫报喜；还有鸭子，比鸡更显灵动，在涧水或溪水里扎个猛子，抖去晶莹的水珠，尽显出浴水灵的风姿……见之，脑子里便闪过一念，这山野里放养的鸡啊鸭啊，随意逮一个活杀后煲个汤，应是天地馈赠的顶级美味佳肴哩！久居城里的人肯定品尝不着。这可是亲眼所见的放养于山水间的鸡和鸭呀，出处和来历一目了然，吃

着紧实的肉，喝着浓香的汤，就是从前辰光的鸡和鸭的味道。钱锺书曾调侃说，吃了鸡鸭，何必要知道是哪只母鸡下的蛋？到农家乐，我们吃喝着鸡汤鸭肉，可以百分之百自信地说，我知道这鸡和鸭的来历。这是多么开心的事儿，怪不得此间农家和农贸市场都有现杀现卖鸡鸭的生意，许多城里人就地挑选提取中意的鸡鸭，当场请农家或商贩称了分量杀净带回。我看到有位上海大妈一把抓住一只鸡，欣喜若狂嚷嚷着“芦花鸡、好漂亮的芦花鸡！阿拉上海看也看不到啊”，鸡扑打着翅膀，突然从伊手中挣脱，直窜竹林。这是农家乐常有的喜剧镜头，足见农家的鸡鸭是多么讨人喜欢。

农家乐的主人了解上海等地来此休闲的人们，尤其是老人们的喜好，通常在第一餐就摆上了可人的母鸡煲，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一下胃口大开，嗣后的每餐就变着法子翻花头，领衔的主菜腌笃鲜汤啦、豆腐鱼头汤啦、冬瓜排骨汤啦、地耳竹笋汤啦……到送客那天，又趋向高潮，一锅扁尖老鸭煲定了乾坤，让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带着隽永的回味和浓浓的乡情，依依不舍告别农家乐、告别山辉川媚的美景。



美如画

插图 胡文伟